



刑哀鑑卷之二目錄

事蹟類

伯夷

臯陶

西伯

周公旦

鄭子產

虞丘子

孔子

高柴

柳下惠

石奢

李離

西門豹

雋不疑

于定國

黃霸

張歐

魯恭

孟嘗

吳祐

劉矩

劉愷

卓茂

史弼

賈彪



韓麒麟 齊澣 董宣

吳樹 袁安 何武

薛宣 孫寶 周紓

郭躬 王恔 司馬悅

孫志 孫亮 曹攄

喬智明 殷仲堪 竇瑗

高柔 胡質 司馬芝

慕容彥超 張輅 張公瑾

高謙之 仇覽 蘇瓊

王潛 陳涓 趙綽

韋昂 于仲文 劉曠

陳咸 王伽 戴胄

李日知 李素立 封德彝

竇參 崔黯 崔仁師

蔣常 張元濟 裴懷古

李嶠 杜畿 辛公義

何易子 陳俊卿 程迥

柳公綽 盛吉 徐有功

狄仁傑 張楚金 裴子雲

張松壽 李傑 馬懷素

姚仲孫

袁滋

顏真卿

張文瓘

裴均

呂元膺

韋臯

韋丹

柳宗元

孫革

趙昶

董行成

張鶩

劉宗龜

蘇無名

許宗裔

關濟美

范如奎

魏昶

莊遵

張行茂

田滋

明刑哀鑑卷之二

錢塘金俸編輯

事蹟類

虞廷九官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臯陶爲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文王爲西伯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

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

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

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

乃相讓以其所爭之田爲闢田天下聞之歸者四十

餘國

周公旦相成王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獻民遷于九里

鄭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問之果手刃夫者也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之於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夫已死哭不衰而懼是以知有姦也

楚令尹虞丘子薦叔敖于莊王爲令尹少馬虞丘子

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于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

以不除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徃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爲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夫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今之世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也數仞之墻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

子羔爲衛政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何故逃哉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固當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或諷之去惠曰吾所以三黜

者正以用刑太直耳焉往而不三黜使欲求合而枉法以徇人魯亦未必不我容也何必去父母之邦哉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入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乎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魏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

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

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巳年七十從弟子女千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姬爲入報河伯待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姬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褰折嚮河立待良久長



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媼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豹曰廷掾起矣扶河伯留客之又若皆罷去歸矣鄰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以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漢雋不疑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

還其毋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何人即多所平反毋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毋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有男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出奔輒拒父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並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于大誼者由是名重朝廷于定國爲廷尉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

黃霸爲河南太守丞爲人明察內敏習文法然溫良有讓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太守任之吏民愛敬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即位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霸嘗爲潁川守時有富家兄弟婦同孕長姒胎傷匿之弟婦生男長姒取爲己子爭論三年訴於霸霸使人抱兒于庭令二婦競取之姒持之甚堅弟婦有傷而情極悽慘乃叱長姒曰汝貪家財欲得此男寧慮有傷乎此事審矣姒乃伏罪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娶妻生

二子者乃欲分居各爭其子遂訟於臺省霸時爲丞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三男以子還其母

張歐爲廷尉雖治刑名家爲人長者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而刑之其愛人如此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年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講相讓亭長縱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叱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嘆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涕泣共留之亭長乃慙悔

還牛詣獄受罪恭賢不問吏人信服

孟嘗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  
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  
加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  
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  
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  
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被寃  
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  
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寃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  
從之即刑訟女者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

吳祐年二十父恢喪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祐以光  
祿四年遷膠東侯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  
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  
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  
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  
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  
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  
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  
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  
而亡安丘追踰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

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故若非義刑若不恐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歎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祐任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

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

劉矩少有高節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金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刑罰皆不用以毋憂去官後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爲尚書令

劉愷因都尉范滂犯賊案吏議欲增錮二世愷以爲

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入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也安帝詔從之

卓茂以儒術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曰亭長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聖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敵人矣

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義禮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入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鈞黨郡國所奏相連及

者多至數百惟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追切州郡髡  
笞掾吏從事坐傳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  
理而得獨無弼曰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  
原自無胡可相比濟活者千餘人

賈彪爲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  
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殺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  
出案驗而掾吏欲引南彪曰賊寇害入此則常理毋  
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  
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養子者千數魚曰此貴父所  
生

符融知冀州時有一老母日暮遇劫盜喝行人爲母  
逐之擒盜盜反誣行人符融曰二人當並走先出鳳  
陽門者非盜既還融正色謂後至者曰汝的盜也盜  
伏罪其發奸摘伏如此蓋融性明察能懸料其事以  
爲盜若善走則初不被行人所獲以此則知善走者  
是捕逐人也

韓麒麟拜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  
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  
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  
普慶慙懼而止

齊濟調蒲州司法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齊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扶一人職事亦脩

董宣初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屢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

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頭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咲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叁拾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爲卧虎歆之曰抱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年七十而卒

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大將軍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

明倫彙編 卷中  
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  
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寔爲大都  
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託非人誠  
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  
十數人其執法如此

袁安值楚王英謀逆事下郡覆者三府舉安能理劇  
拜楚郡太守時迫痛自誣者甚衆安理其無明驗者  
條上出之府丞掾皆叩頭爭以爲不可安曰如有不  
合太守自坐不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得出者四百餘  
家

何武爲沛郡太守富民一子數歲失母有一女不賢  
父病將革呼族人爲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以一劔  
遺子云年十五付之後又不時授兒乃訟之武省其  
書曰女性強梁婿復貪鄙畏害其兒且俾與女寔寄  
之耳且劔者所以斷決限年十五者度其智力足以  
自居或聞州縣得以申理其用慮深遠如是乃悉奪  
財還子

薛宣爲郡守時先有人持一縑入市遇雨以縑自覆  
後一人至求共之殆無難色即兩霽當別后至者爭  
爲已物各訴于宣因命吏各斷一半使人追聽之一



甚喜幸一甚稱寃不已宣知其狀拷問後至者乃伏罪

孫寶爲京兆尹有賣餠於都市者適有村民相逢擊落皆碎村民中填五十枚賣者堅稱三百餘枚因致喧爭巡者領赴尹引問無以證明尹令鞠吏買餠一枚稱知分兩盡稱碎者筭足元數其賣主承伏虛誑之罪衆謂神明

周紆爲邵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于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笑狀陰察視其口眼中乃有稻芒密問守門

者曰誰載葉入城對曰惟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曰外有疑吾與死人共語者否對曰廷掾乃收廷掾拷問其報云不是殺人但取道邊死人也自後人莫敢犯之

郭躬明帝時爲郡史辟公府有弟兄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制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于事爲誤其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

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射為廷尉正

王恠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  
鰲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恠曰仁勝凶  
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  
稱冤之聲恠祝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  
衣不敢進恠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  
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  
樓下悉盜取財貨恠問亭長姓名曰即今門下游徼  
者也恠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  
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恠曰當

為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  
明日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  
伏辜恠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憊而視  
之書生謂恠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  
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  
命絕恠即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  
者後歸數年縣署恠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  
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恠前即言之於  
縣縣以歸恠恠後乘馬到洛陽縣馬遂奔走牽恠入  
宅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恠所由得馬恠具

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怵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性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怵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怵怵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迎彥喪餘金俱存怵由是顯名

司馬悅魏世宗時歷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爲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

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惟得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視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歎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精明如此

吳孫權長子登嘗出有彈丸飛過令左右求之見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詞對不伏從者請撻之登不聽使求前所過彈丸比之不類遂釋之

孫亮因食梅使黃門索蜜黃門素恣藏吏乃以鼠屎

投其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即呼吏吏以蜜瓶入亮曰  
既盃而復以油紙覆之無緣有此黃門非有求於爾  
乎吏扣頭曰彼嘗求貸而臣不與亮曰決爲此也乃  
令破鼠屎亮笑曰若鼠屎先在其中當中外俱濕今  
內燥乃枉耳於是黃門伏罪

晉曹攄有孝行善屬文王衍器之調補臨淄令有寡  
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火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  
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婦不勝楚乃自誣獄當  
決攄到知其寃辨寃具得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  
夕攄行獄愍之曰若等不幸致此新歲人情所重豈

不欲暫見家耶衆囚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出  
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  
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嘆  
服

喬智明鮮卑前部人成都王穎辟爲輔國將軍前令  
隆慮號爲神君部人張允爲父報讎母老單身有妻  
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允將妻入獄無陰縱  
之人有勸允逃者允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  
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  
仁感如是

殷仲堪爲荊州牧有桂陽人王欽生其父先已死一  
旦妄言親歿詐服練麻言迎父喪事發府曹依律棄  
市仲堪曰原此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歿事情  
悖逆所不忍言固當棄市今欽生父已先歿此特妄  
誕耳遂活之

竇瑗爲廣宗守有清白稱既還京表曰伏讀至三公  
曹第六十六條毋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反  
復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  
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  
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

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毋殺父止子不言也  
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毋卑於父此子不告是也而  
毋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以爲惑昔楚康王欲  
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御士而上告焉對曰泄  
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吾與殺  
吾父行將焉入曰臣乎曰殺父事讎吾不忍乃縊而  
死注云棄疾自謂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讎皆非禮  
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  
不告是也毋之於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割  
知毋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毋殺父

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此野人義近禽獸  
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  
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  
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  
穆如韶夏食椹懷音梟獍尤變况承風稟教識善知  
惡之民哉脫下愚不務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  
議罪何用預制斯條用爲訓誡誠恐千載之下談者  
誼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  
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  
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父一

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主有作明賢贊成光國寧民  
厥用爲人非下走頑蔽所能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  
瞽言倘蒙枚察乞付評議詔付尚書瑗案法推治無  
所顧避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重之操爲  
時所尚領本州大中正以本官兼廷尉卿卒官贈本  
將軍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魏高柔遷廷尉護軍營士竇禮逃出不還營以爲亡  
表請捕沒其妻子妻稱寃自訟柔問曰汝何以知夫  
不亡曰夫少單養母又衰兒女弗不顧室家者曰汝  
夫與人爭恚乎曰無曰汝夫與人交錢財乎曰嘗出

錢與焦子文久求不得時子文適以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次曰汝曾舉人錢否對曰無柔察其色動遂曰汝舉實禮錢何言無子文懼應對失次柔曰汝殺實禮宜早伏子文叩頭具首殺禮本未埋藏之所掘得尸詔釋妻抵子文罪

胡質爲常山太守東莞盧顯爲人所殺求賊未得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耳乃集鄰居少年有李若者見質而色動遂窮詰之乃自伏罪

司馬芝爲大理正有盜官練者置側中吏疑女工收付獄芝曰夫刑罰之失失在苛暴今先得贓物後詢

其辭若不勝掠以致誣伏則坐致冤濫太祖奇之遷甘州太守

慕容彥超善捕盜爲鄆帥日有州息庫遣吏主之有人以白金二錠質錢十萬與之既出而驗乃假銀也彥超知其事召主庫吏密令出榜詐稱被盜竊所質白銀等物能捕獲原賊者賞錢一萬不數日間果有人來贖銀者執之伏罪人服其智

石晉時魏州寇氏縣有張輅者因畫林僧院有鉄佛可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日忽云鉄佛能語其徒衆稱贊聞於鄉縣士衆雲集施利填委或聞佛語以垂教

誠縣鎮申府時高祖鎮鄰莫測其事命衙將尚謙齋香設齋且驗其事復命言其妖偽有三傳張輅請與尚謙偕行詰其妖狀暗與縣鎮計遣院僧盡赴道場張輅潛開僧房見地有穴引至佛座下回謂尚謙曰果犯法歟矣乃令謙立於佛前輅却由穴入佛空身中厲聲具說僧過即遣人擒治衆僧取其魁首教人上聞就彼戮之張輅奏授長河縣主簿以酌獎之明昌間有張公謹者爲景州吏有一婦畜二姦夫乃隸卒馬全王二皆不使相知也婦欲歸寧與王二約曰城外某樹下相會馬全適聞之爲恨先往婦至輒

殺之婦父因事入城問女所在姑曰昨已往親家家也父愕然尋跡於某樹下得屍告之於官有司按其姑曰近日有與兒婦共語約者否姑曰某坊王二寔約之遂收王二推勘弗勝苦楚招承之勘者復問婦所挈衣物所在王二漫指埋於某道傍某樹下使人往索果得之王二駭然曰如何果有張公謹曰此虛招耳權州能假三日限爲擒此賊從之公謹詢於勘院門者曰我昨勘事時曾在垣外否門者曰隸卒馬全者在垣久之而後去復詢於城門吏曰昨晚曾有挈衣囊出城者否曰有馬全者矚人靜而後出



也公謹曰此事審矣攝全至一問即承時人稱為神明

後魏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金以詐市人馬事發逃匿詔令捕之謙之計將一囚枷於馬市宣言此詐市馬賊欲刑之密遣人察市中私議果有一人忻然曰無復憂矣遂執送案問悉獲其黨

仇覽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不孝覽曰吾近過其里見其廬舍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母身老柰何肆其忿欲置子於不義乎母聞感愧乃至元家與其母子飲食爲陳人倫孝行禍福之大後元卒成孝

子

北齊蘇瓊初爲刑獄參軍平反強劫寃獄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各相援擡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頭泣下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太保任城王潛領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水洗衣有乘馬行人換其靴而去其婦持靴詣州言之潜召居姬以靴示之詔曰有乘馬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

馬得非親屬乎一姬撫膺哭且曰兒昨著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乃伏

宋陳洎爲開封府功曹時章獻臨朝族人杖殺一卒洎當驗屍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慙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寃死待我而伸奈何慙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勿預吾當任咎乃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可及亟索馬入奏洎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後二孫皆以詞學顯

隋趙綽與辛亶同爲刑部亶常衣緋禪帝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帝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將斬之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釋而勞勉之

韋鼎隋文帝時除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之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該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以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神明道

無拾遺

周于仲文爲趙王屬安固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有一牛兩家爭之州郡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携曰于仲文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乃令兩家各驅牛群到放所得牛遂入任氏群又使人微傷之任氏嗟惋杜氏自若杜即伏罪

劉曠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勸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刑罰不事風教

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穎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顯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爲勸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大理司隸主簿陳咸時母丘儉族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係廷尉咸爲之議曰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于防不足以懲奸亂之原于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過罪于他族女獨嬰慘于二門非所以哀

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則從夫家之儻朝廷從之著于律令

唐王伽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伽鎖傳送次滎陽伽憫其辛苦悉呼而問之曰若等既患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伽鎖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否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伽停緩卒與期曰某日

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于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秉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流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惟雖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

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乃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戴胄爲大理少卿唐太宗初即位盛開選舉或有詐爲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偽事洩胄斷流上曰朕下勅不首者死今斷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耶胄曰法者國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而不可遂寘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順忿違信臣竊爲

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李日知司刑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李素立爲監察御史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命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之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柰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唐主從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遂擢授侍御史

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察罪死無忌  
當贖冑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于君父不得稱誤  
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  
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  
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冑駁之曰校尉  
緣無忌以致罪法當從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  
無忌與校尉皆免死

竇參初爲奉元尉有男子曹芬兄弟醉暴其妹父救  
不止恚赴井死參擬兄弟重辟衆請俟免喪參曰父  
由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殺之

崔黯鎮湖南有惡少不爲鄉里所容乃自髡鉗依佛  
教假託焚脩幻誘愚俗積財萬計公初到懼事露乃  
投牒請脫鉗歸俗公問曰尔教化三年所得幾何曰  
旋得旋用公曰費用造設幾何曰三千餘貫公曰給  
者既知納者不記決有隱欺乃搜其積蓄有妻子滿  
室遂劾其矯妄之罪以財物施之貧者

貞觀初崔仁師遷殿中侍御史嘗青州有男子謀逆  
者有司捕支黨甚衆詔仁師按覆之始至悉去囚械  
爲具食飲以情訊之止坐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  
理少卿孫伏伽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

明世宗 卷中 五  
柰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  
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願也及勅使覆訊諸囚咸叩  
頭曰崔公仁恕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御史蔣常貞觀中衛州板橋店居人張逖其妻歸寧  
母家去是夜有王衛楊正等三人投逖店借宿夜有  
人取正刀殺逖將刀仍還鞘內正等不知也至五更  
早發去天明逖家知覺率店人追捕正等拔其刀血  
甚狼籍囚禁拷訊遂自誣服上疑之差常覆推至則  
集店居人追詰作爲人數不足且放之唯留一老嫗  
年八十以上日晚放出令典獄密覘之曰嫗出當有

人共語者即記姓名勿漏洩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  
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嫗云使人作何推勘如是三日  
皆然常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嫗語者詰  
之具伏殺逖姦妻之罪奏之賜常絲絹二百疋遷御  
史

張元濟爲大理丞太宗時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  
帝時嘗有盜發稍涉疑似悉令斬之凡二十餘人元  
濟恠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竟不  
敢執奏盡殺之太宗曰此豈惟煬帝無道其臣亦不  
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議誠之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邳主簿  
頗遷監察御史姚雋道變反命懷古馳驛往懷輯之  
申明誅賞歸者日千計俄縛首惡遂定南方蠻夏立  
石著功恒州浮屠爲其徒誣告呪咀不道武后怒命  
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爲后申柝不聽因曰陛下法與  
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  
臣扶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聞知微之使突厥  
懷古監其軍默啜脅知微稱可汗又欲官懷古不肯  
拜將殺之辭曰守忠而死與毀節以生孰愈請就斬  
不避也遂囚軍中因得亡

李嶠高宗時爲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真  
裴宣禮等獄將抵死勅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  
史劉憲覆驗德裕等明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  
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列其枉狀

杜畿爲河東太守民嘗訴訟有相告者畿爲親陳大  
義遣歸諦息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

辛公義爲并州刺史下車先往獄中露坐驗問十餘  
日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不立文案有頃禁  
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  
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



而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  
何易于令益昌凡鬪民在庭叮嚀曉指枉直杖楚遣  
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

陳俊卿治郡崇尚風教民有骨肉之訟親以禮義反  
復譬之民亦悔悟感激而去

程迥爲進賢令聽決獄訟期於明允凡上官所未悉  
者必再三抗辯不爲苟止

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  
舞文二人同繫縣令以公公解素持法必殺貪者公綽  
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亡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徐有功爲秋官郎中武后時刺史李行褒爲酷吏所  
陷有功固爭不能得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  
斬后雖不許亦免其官然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爲  
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  
縣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  
下法必死是官矣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狄仁傑爲刺史時因諸王謀舉兵匡復武后遂大殺  
唐宗室其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  
即密奏云彼皆誑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不言  
又垂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

張楚金垂拱中羅織事起湖州左史江琛取刺史裴  
光制書割取字合成文理詐為徐敬業反書以告及  
差使推光疑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盡不  
能決奉勅令差楚金按之又不移前款楚金憂悶仰  
卧向牕明處見其字皆補葺作成者因集州縣官吏  
索一杯水令琛取書投于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  
伏罪奉勅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賜楚金絹一百疋  
盛吉為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其妻執  
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為天下執  
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

### 平恕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素有奇策有部人王恭戍邊  
留犝牛六頭寄養母舅李璉家五年產犢三十頭價  
值十千已上恭還乃索牛舅曰犝牛二頭先已死其  
四頭又老矣今產育者並非汝牛所出恭忿之訴于  
子雲子雲密送恭獄遂下令收追盜牛賊即拘李璉  
至縣子雲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莊內  
喚汝共對乃以布衫蒙恭頭立南墻下璉急吐款云  
牛三十頭皆是我外甥犝牛所生實非盜得者子雲  
遣去恭布衫璉驚曰此外甥也子雲曰若是即當還

牛更欲何語璉默然子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牛五頭餘並還恭一縣伏其明察

張松壽任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盜奉勅十日內須獲松壽至行劫處檢蹤見一老姥樹下賣食即以從騎馱入縣供酒食經五日還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潛伺之有人共老姥語即捉來果有一人來問明府作何推勘即捉以布衫蒙頭送縣一問并黨與賊俱獲時人以為神

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其分傑疑其寃傑謂寡婦曰汝寡居十年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無賴不孝於母寧復惜之邪傑曰審如此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覘其後寡婦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冀其悔再三喻之婦堅執如初時道士立於門外密令人擒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嘗為兒所制欲除之乃杖殺道士及寡婦却以棺盛之

馬懷素武后時遷左臺監御史魏元忠為張易之構謫嶺表大僕崔慎真等祖道易之使人告慎真等與魏元忠謀反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不從曰慎

貞錢流人當得罪以爲謀反則非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既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耳慎貞等乃得免

姚仲孫爲許州司理叅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嘗賄於其夫不與而怨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推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保非盜也邪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嗣宗方喜曰審獄當如是也再調邛州軍事推官改資州轉運使檄住富順監按疑獄而全活者數十人

李沂公鎮鳳翔有屬邑編典因耨田得馬蹄金一匱

送于縣署將置府庭宰邑者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于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爲土塊矣竈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有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于府主議者驗云效易換之矣遂遣掾就按其事里社咸共證焉宰邑者爲衆所擠莫能自明既而逼辱滋甚遂以芴金服罪雖辭款具存未窮隱藏之所復令拘繫僕隸脅以刑辟或云藏于糞壤或云投于水中紛紛枉撓結成其獄以案牘上聞沂公覽之愈怒俄而因有筵宴停杯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驚異時表相國滋亦在幕中俛首畧無所答沂公目

之數四曰宰邑者非判官親懿乎袁相國曰與之無  
素沂公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袁曰其疑此事有  
枉更當詳之沂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慮有枉更當  
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偽袁曰諾俾移獄府中閱瓮  
間得土二百五十餘塊遂于列肆索金鎔馮與塊形  
狀相等既成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力  
二農夫以巨竹舁至縣境計其大數非二人竹擔可  
舉明其即在路之時金已化爲土矣于是群情大豁  
宰邑者遂獲清雪沂公歎服無已

顏真卿玄宗時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至原有冤  
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  
張文瓘無夫理卿至官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  
怨言文瓘有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  
其執法平恕比戴胄拜侍中及卒大理諸囚一時慟  
哭其感動人心如此

裴均鎮襄陽日里人之妻有外情者乃託病于夫曰  
醫人視妾病云是骨蒸須獵犬肉食之必差夫曰吾  
家無大何所致之妻曰東鄰有犬每來盜物君可繫  
而屠之若得犬食死亦無恨矣夫如妻言果屠犬以  
獻之妻乃以食餘者留之篋笥夫偶外出妻命鄰入

告之于公公鞠之立承且具述妻前後之故公曰斯乃妻有他姦蹟夫于法耳復劾之具得其情乃處妻及外情者俱付法將夫釋之

呂元膺鎮岳陽因出遊賞乃登高阜瞰原野忽見喪輦駐之道左男子五人皆縗服隨之公曰遠葬則奢近葬則省此姦黨爲詐也乃令左右搜索之棺內皆兵刃公詰其情衆曰某盜賊也欲謀過江掠貨是以假喪輦使渡者不疑耳更有同黨數十輩已于彼岸期集俱擒之付于法

韋臯鎮劔南日鄉俗之弊見逆旅大賈有貨殖萬餘者因病而斃之所有財貨十隱七八因茲多致富盛公密知之偶有北客蘇延家屬太鹵因商販于蜀川得病當夜而卒以報于公公使驗其簿已被店主易其文字紈遺一二公乃究尋經過密勘于里屬辭多異同遂劾其司店者立承隱欺數千餘貫與諸吏分之二十餘人悉命付法由是劔南無橫死之客矣

韋丹鎮江西有倉吏負欠三十石公憫之曰斯吏主掌十餘年計欠三十石必不自取而費也或爲權要者所湏乃搜索家私文案驗之則分用明曆具在因示諸吏曰爾等恃以威權取索于吏今各據其所得

限一月納足則捨爾羅群吏頓首曰君侯以至明察下某等合當刑責倘捨重罪則陪填不悞矣納既足倉吏釋錮而歸

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州民莫誠救兄以竹刺其入右臂經十二日身死準律以他物毆傷在辜內死者依殺人論宗元上狀桂管觀察府謂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義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律宜無故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頌

孫革長慶中為刑部員外郎羽林官騎康男買得以其父被力人張涖所拉氣將絕持木錘擊其首見血死有司當以死刑革奏買得救父難非暴擊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春秋之義原心定罪今買得幼孝宜在哀矜伏冀下中書門下商量勅旨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天水趙和咸通初為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聲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寃獲優考至于疑似晦偽之事悉

能以情理斷之時有淮陰二農比莊俱以殷富貨殖其東鄰則以莊券質于西鄰貸緡百萬契章甚明且言來歲齋本以贖券至期果備錢贖券先納百千緡期明日以餘資換券因隔宿且恃通家不立納緡之文至明日齋資至遂為西鄰不認且見無保證又無簿籍終為所拒東鄰以寃訟于縣邑宰曰誠疑尔寃其如官中所賴契券無證何復訴于州州亦不能理東鄰不勝其憤乃越江而訴于趙宰趙宰謂曰縣政甚卑且復踰境何能理也東鄰寃泣曰至此不復得理終無由自滌也和曰第止署內試為尔思之經宿

召前曰計就矣尔果不妄否曰焉敢厚訟和曰誠如是則當為寘法乃召巡捕之幹者數輩齋牒至淮陰曰適有寇江者按劾已具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處姓名形狀甚悉請補送之是時鄰州條法唯持刃截江者無得藏匿故追牒一至果擒西鄰以還彼自恃無實跡未甚知惧至則跪于庭下和厲声謂曰幸耕織自活柰何為寇江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楫和曰所盜率金錢綿絲非農家所宜蓄者汝宜籍舍之產以辯之囚乃言稻若干斛莊入某人還者紬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



某造成者趙宰大喜曰汝雖非寇江者何諱東鄰贖契百千緡耶遂引訴鄰令檢付契書于東鄰寘之于法

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察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于街中見叱之曰彼賊住賊下驢即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收下獄有頃驢主尋蹤而至果皆如其言

張鷟為河陽尉有呂元者詐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米究之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斷鷟取元告狀用紙貼兩頭唯番二字問是汝書即註云非乃去貼即元狀先決五十又貼詐為馮忱書留二字以問之註曰是去貼乃詐書也元于是叩頭伏罪又有一客驢韁并鞍失之三日尋不獲請縣告鷟追擒甚急賊乃夜放驢出而藏其鞍鞍可直五千文鷟曰此易知也遂不令秣飼去轡放之驢尋向餵處乃令搜索其家其鞍于草積下得之人服其智

劉崇龜鎮南海有富商之子少年而貌美泊船于高岸之次有高門中見一姬年二十餘艷態妖容殊不

避人少年乘便言曰某黃昏當詣宅矣姬無難色微  
笑而已既昏姬果啓扉伺之富商子未及赴約有盜  
者徑入行竊見一房無燭即突入姬既趨而就之盜  
以爲人擒已也以刀刺之遺刀而逃其家亦未知覺  
商家之子旋至總入其戶即踐其血汰而仆地初謂  
其水以手捫之聞逗血之聲未已又捫之有人卧遂  
徑走出一夜解維比明已行百里餘矣其家跡其血  
至江岸遂狀訟于主者窮詰岸上居人云近日有某  
客船一隻夜來徑發官差人追及械至掠拷備至具  
實吐之唯不招殺入其家以刀納于府主乃屠刀也

府主乃下令曰某日設會合境庖丁俱集于場以俟  
宰殺既集乃傳令曰今日已晚可翌日而至乃各留  
刀于厨而去府主乃命取入諸刀以殺人之刀換下  
一口來日各令詣衙取刀諸人皆認本刀而去唯有  
一屠最在後不肯持刀府主乃詰之對曰此非某刀  
又詰之曰此某人之刀也乃問其所居命擒則竄矣  
于是乃以他囚合處死者以代商人之子侵夜斃之  
于市竄者之家日日潛令人伺之既斃其假囚不兩  
夕果歸家即擒之具首殺人之罪遂置于法商人子  
子夜入人家杖背而已君子謂彭城公察獄明矣

明倫彙編 卷中 一  
蘇無名天后時為湖州別駕后嘗賜太平公主鈿合寶物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欲取之盡為盜者所得公主言之天后大怒自召洛陽長吏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吏長吏懼謂兩縣主官曰兩日不獲盜當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獲盜不獲必死吏卒游徼俱計無所出途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至縣游徼謂尉曰得盜者來矣尉怒吏卒曰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亦有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姦摘伏有名每有盜者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之故見請為解危耳尉喜請其方無

名曰與君至府可先入白之尉與長吏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吾當復生矣無名曰請君聞于天后長吏由是奏之天后召而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願委臣取賊無限日月且寬府縣官吏仍以兩縣吏卒盡以付臣臣為陛下取之亦不過數日矣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曰十人五人為侶守東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輩皆衣縷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而報之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問伺者曰胡何向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徹奠即巡行塚傍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

而發其塚剖棺視之皆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曰  
汝用何策而得此賊邪對曰非有他計但識盜耳臣  
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見即知其盜但不知  
葬處今當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即知其墓賊既  
奠哭而不哀明所葬非人也相視而笑喜墓無所傷  
也向陛下追提府縣此賊計急必取而逃之天后曰  
善賜金帛遷秩二等

許宗裔與劍州民有被寇者自云燈下識認慕容迨  
曉告捕吏掩而獲之所收藏惟絲鈎絀線賊主認是  
本物其囚不禁拷捶遂伏罪乃送州宗裔引例囚詵

冤枉原係本家之物宗裔命速取囚家繰車比對適  
與絲鈎相同又令各言絀線卷時心有何物囚云杏  
核失主云瓦子因令相對開絀線見杏核與囚款又  
同即被劫主伏妄認之罪巡捕吏伏拷決之辜指顧  
之間冤枉以聖

閩濟美鎮江南有舟人載客貨客密隱銀十錠於貨中  
舟人窺之乃盜而沉於泊舟之所夜發至鎮點閱不  
得執舟人而訴公問訴宿之所令武士同往彼處水  
中鈎之得篋銀封署不動

范如奎字伯達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

公疑其誤帥云已署不易也公正色曰足下柰何重  
易一字而輕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大小  
悉以咨焉

主帥魏昶時中書舍人郭正一有婢玉素極姝艷正  
一夜瀕漿水粥玉素毒之覓婢并金銀器不得勅長  
安尉石良捕之良白昶昶有策略喚舍人少年家奴  
三人布衫籠頭及縛衛士四人問十日何人覓舍人  
家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付遣舍人牧馬奴云金  
城坊有一空宅更無他語石良往彼處搜之至一宅  
封鎖甚密打開婢與化士在其中共牧馬奴藏之奉

### 勅斬于東市

莊遵為揚州刺史巡行部內聞哭聲恐而不哀駐車  
問之答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焉因令吏守之有蠅集  
屍首吏乃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問知此婦與姦夫共  
殺其夫案伏其罪

御史張行岌則天時或告駙馬崔宣謀反妾將發其  
謀宣殺人告者先誘藏其妾勅行岌按而無狀則天  
曰不獲妾何以自雪宣再從弟思競多致錢帛募之  
宣家每議事則獄中告者須知思競疑宣家有同謀  
者乃詐曰須雇俠客殺告者語了遂侵晨伺於臺側

有館客素爲宣信任者至臺賂門吏以通告者思競  
因罵曰若陷崔宣必殺汝矣乃引思競於告者之黨  
搜獲其妾宣始得免

田滋爲浙西廩訪使有縣尹張或者被誣以賊獄成  
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爲疑明日齋沐詣城  
隍祠禱曰茲或坐事有寃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  
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  
而去之燼中得其遺藁今藏壁間豈其人邪祝之果  
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  
之皆驚愕伏罪張或得釋

